

叶  
梓  
著

流  
浪  
的  
诗  
聖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流浪的诗圣

叶梓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浪的诗圣 / 叶梓著.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11

(灵犀书系)

ISBN 978-7-5540-0176-9

I. ①流… II. ①叶…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0331 号

---

## 流浪的诗圣

叶梓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电话: 0571-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http://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况正兵

责任印务 贾 敏

责任校对 余 宏

照 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豪波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176-9

定 价 20.00元

---

,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b>辑一 长安</b> .....	1
初至长安 .....	1
李林甫的幕后黑手 .....	5
郁闷 .....	8
向张垍求援 .....	11
漂泊如云 .....	14
漫长而媚俗的干谒之路 .....	17
何氏园林吃茶记 .....	20
第一份官职 .....	24
饿死儿子 .....	26
携家流亡 .....	29
俘虏记 .....	32
鄜州月 .....	34
正八品的左拾遗 .....	36
羌村的短暂欢愉 .....	39
曲江边上 .....	41
往华州 .....	45
苦闷卑微的公务员生活 .....	48
一次意味深长又波澜壮阔的回乡 .....	50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	54
绝望 .....	56
<b>辑二 秦州</b> .....	61
秋风吹彻的关山古道 .....	61

	白日闲逛，晚上做梦 .....	64
	拜访隐者 .....	70
	草药年华 .....	73
	杜甫的病 .....	75
	东柯谷事件种种 .....	78
	送蕤的夜晚及过不下去了 .....	86
<b>辑三</b>	<b>同谷</b> .....	91
	县令来信 .....	91
	深谷老寺，风急天黑 .....	93
	积草岭：一点兴奋，另一点兴奋 .....	97
	过泥功山 .....	99
	卜居凤凰台 .....	101
	唐代版本的“出名要趁早”.....	103
	橡子、黄精及其他 .....	107
	陇右诗 .....	110
<b>辑四</b>	<b>巴蜀</b> .....	113
	到成都去 .....	113
	浣花溪边草堂成 .....	116
	墙上的画 .....	123
	左邻右舍 .....	126
	客至 .....	127
	泥饮 .....	130
	一份有理气长的求助信 .....	132
	杜甫的一首绝句与四道菜 .....	137
	鲈鱼脍 .....	140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	143
	访古；赏画；论诗 .....	145

一个怕孤独的人 .....	149
梓州一年，阆州九月 .....	152
女儿病了 .....	155
成都作官记 .....	156
杜甫的坏毛病 .....	159
严武死了 .....	161
云安之书 .....	164
白帝城下，追忆逝水年华 .....	169
搬家 .....	172
妻子杨氏 .....	175
侠客梦 .....	177
瀼西草堂，俨如梦断 .....	179
还乡 .....	181
观舞记 .....	184
<b>辑五 荆湘</b> .....	187
南下记 .....	187
两往衡州 .....	190
朋友苏涣 .....	195
江南逢李龟年 .....	198
一只船 .....	201
杜甫的死法 .....	204
杜甫的偶像与粉丝 .....	207
<b>后记</b> .....	210

## 辑一 长安

◎ 辑一  
长安

### 初至长安

在结束了和李白把酒赋诗、求仙访道、漫游宋梁的美好时光，于首阳山下的陆浑山庄度过了长达一个冬天的书斋生活后，杜甫就带了一点简单的行囊，怀揣着那份早就深藏心间的“致君尧舜上”的沉甸甸的梦想，从宁静的首阳山下来到了繁华的国都长安。

这已经是天宝五载（746）春天的事情。

这时候的杜甫，在经历了吴越、齐赵、宋梁一带的游历之后，虽然还有点裘马轻狂的情状，但与以前的意气风发相比，还是老练沉稳了不少。他到达长安城后，刚把自己安顿在一家客栈，就打心底里喜欢上了这座富丽堂皇、

街巷整饬的国际化大都市了。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长安。本来，早在24岁那一年，也就是开元二十三年（735），他完全有理由来这里参加一场考试的，可是那年秋天的鬼天气让一场秋雨滴嗒滴嗒地下个不停，洪涝不但毁了不少庄稼，还让本该设在长安的进士科考试也因此易地到东都洛阳举行了。可惜的是，那次他作为“乡贡”参加的考试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气，最终名落孙山。但那时候的杜甫心高气傲，目空一切，所以并没有把这次失败放在心里，觉得这只是人生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于是就开始了自己激情四溢的漫游之旅。而现在，时隔十年之久，他终于来到早该在十年前到达的长安城时，依然觉得为时不晚，一切可以重新再来。

杜甫到达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一座顶尖的大城市，它始建于隋文帝时期，经过唐初的修葺之后，逐步形成从北向南依次为宫城、皇城和京城的格局。全城以承天门大街和朱雀大街为南北向中轴线，向左右展开。为了突出北部宫城的地位，以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门等一组组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压在中轴线的北端，以其雄伟的气势来展现皇权的威严。难怪后人感叹说，长安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在这种整齐划一的棋盘式格局里，道路宽广，绿树成行，渠水周流，人烟稠密，百货骈阗，配以槐榆掩映，一个强大帝国的风范不但庄重阔大起来，甚至显得咄咄逼人。而且，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乃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当时的长安城已经拥有超过一百万的城市人口，身着各式



服装的少数民族的高贾贩夫，邻近各国如日本、朝鲜和东亚、阿拉伯国家的友好使节，都会和杜甫不期而遇。这自然让他大开眼界。

揣着梦想来到这座繁华都市的杜甫，不仅仅只是喜欢和留恋，当然更愿意生活其间，像他的远祖或者祖父那样，谋一个体面的官职，出入其间，那该是多么光彩的一件事。说白了，他是想做官才来到长安城的。

杜甫一刻不停地加紧自己努力的步伐。他结识了不少权贵人物，首屈一指的当属唐玄宗的驸马郑潜曜和侄子汝阳王李璡。他也结识了不少当时名震长安的诗人，甚至和已经盛名在外的诗人王维有过数次短暂的郊游。这一年的杜甫，腰里的盘缠还多——因为父亲杜闲毕竟还在离长安不远的奉天小县做着县令，所以在京城的日子不但过得下去，甚至偶尔还有一点心思和财力去赌上一把。当然，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他天真地认为，自己的梦想会在这座繁华都市里开花、结果。

这一年的杜甫傻傻地以为，作为一个志在致君尧舜的儒生，真应该来京城混混。就像现在内地的青年诗人在北京吃了烤鸭拜见了著名诗人并且参加了一场场诗歌朗诵会后，会突然觉得自己曾经多像井底之蛙。杜甫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固执地以为长安城是一个可供自己挥霍浪漫与才华的地方，那一个个喝醉了酒在长安城里摇摇晃晃潇洒行走的贺知章们，就是他精神谱系里最直接也最可靠的参照。

然而，身居底层的杜甫并不知道，此时的长安城其实

已是一座危机四伏的城市——或者说，此时的大唐帝国如同到达山峰之巅的一位巨人，开始走下坡路了。曾经奋发有为、清正廉明的唐玄宗，渐渐沉醉于奢靡浮华的生活，而且痴迷道教，天天梦想着大唐帝国的天空有祥瑞出现，当然也梦想着自己能够长生不死。而宫内的各等大小事务全部交给宦官高力士打理，朝廷事务则交给那个曾经用尽招数排挤过名相张九龄，也暗杀过李邕的大阴谋家李林甫主管——就在他的衣襟后面，紧紧跟随着的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杨国忠。曾经的清明气息黯淡了下来，代之而来的是一种被阴谋、恐怖、权术之争所笼罩着的朝政格局。只是，当时的唐朝由于经历了贞观、开元这些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年华，以至于这些政治的暗疮与顽疾并没有及时地在家大业大的唐代显现出来，而是像一种人所不知的慢性疾病，在唐朝的身体里神不知鬼不觉地积蓄着力量，等待着将要发作的一天。

对于这些，杜甫丝毫不知。他对这个开始走下坡路的王朝怀有一份梦幻般的期冀：能够在这里找到一把属于自己的椅子，从而实现致君尧舜的伟大理想。

## 李林甫的幕后黑手

第二年，杜甫做官的机会果然来了。

这次机会，在后来的《资治通鉴》里如此记载：

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者皆诣京师。

显然，这不是一次正常的科举考试，而是唐玄宗一时心血来潮后特意而设的一次加试，属于特科考试。这样的考试类似于现行高考制度下的特招，专门录取那些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人才。表面上看，既然凡有一技之长者皆在录取之列，那么，这对于期待着有官可谋的杜甫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这时候的杜甫对自己的诗歌才华还是满怀信心的，可问题偏偏出在了奸相李林甫的身上。

关于李林甫，这里稍微多说几句，他的奸相品格与卑琐生涯，像是杜甫一生中注定无法逃脱的一场噩梦与劫数，成为他流浪一生的幕后推手。这个出身于李唐宗室，特别擅长投机钻营的李林甫，最初只是一个千牛直长，也就是宫廷后卫的小官，靠着舅姐夫的叔叔侍中源乾曜的关系，很快就升至国子司业；再后来，通过其无所不能的谄媚之术跻身高层统治者之后，他很快就把自己天才般的趋炎附势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通过谄附唐玄宗的宠妃武

惠妃而登上了宰相的宝座。李林甫手握大权之后，凡是有才华之人、甚至包括受到玄宗重视的人，都在他的打击范围之内。有意思的是，他的势力之大，可以将同时为相的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名相相继排挤出局。而这些得逞的权谋，让他的政治名声在朝野上下一派狼藉。为了堵住自己坏名声的广泛传播，他总是想尽招数阻塞言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各代奸相为官之术中最基本的一招。史载，有一次，补阙杜琿上书言事，被他贬为下邦令，他还振振有词地对大臣们说：“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作为仪仗的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口气里的威胁之意，既不言而喻，又咄咄逼人，从此，谏诤之路几近绝亡。

而唐玄宗兴之所至随口定下的这次特科考试，颇让李林甫担心：要是这些来自民间乡野心无挂碍的贤人才士，在考场上口无遮拦，说一通他的坏话，怎么办？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有所疏漏，那以前费尽周折排挤打压了不少人，岂不都前功尽弃功亏一篑了？想来想去，他决定利用权力私下把这次特科考试以平常进行的科举考试取而代之，给唐玄宗玩一出暗渡陈仓的鬼把戏。

按说，特科考试，就要考量其才艺的一面，但他却偏偏要让参加征召的人先经过地方官员的挑选，然后跟往常的进士科的考试一样，参加试、赋、论、策诸内容的考试。这样的考试流程与半年前进行过的进士考试并无二致。李林甫这一招实在是太阴险了，经过将天子诏书里的“有一艺”偷梁换柱之后，使得这一场考试最终无一人录取。对

于这样的结局，他还大言不惭地上书奏曰：野无遗贤。

遗憾的是，早就被李林甫用“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之语洗过脑的唐玄宗，居然也相信了这个“事实”。于是，那一茬雄心勃勃地参加特科考试的人全被这个阴谋断送了未来与梦想。不同的是，那茬人中，有的后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踏上了仕宦之路，唯独杜甫直到天宝十四年（755）的秋天还是一介布衣，在偌大的长安城里过着每况愈下的贫苦生活。

应该说，杜甫要算被这场阴谋害得最为悲惨的一个人了！

更加让人匪夷所思和始料未及的是，三年之后，杜甫有机会参加了一次殿试，最终还是因为李林甫从中作祟而不了了之——我在后面的叙述里将要详细地提到这次考试。所以说，李林甫是杜甫生命中的一个幕后黑手，在杜甫看不见的地方，用力一推，就把他推到一条“人生须行万里路”的羊肠小道上，饱尝寒风苦雨，备受饥饿之苦，更要独饮流浪之痛。当然，如果说这就是命运的话，那么，当杜甫第一脚踏进长安城时，命运之神就已经于冥冥之中安排好了他后来的路。

假如，这次考试真正做到了现在公务员考试中所倡导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的话，杜甫极有可能会很快谋得一份差使。他的人生就会改写——一种可能是因为诗歌上的才华而升迁很快，一种是过着四平八稳委曲求全的官吏生活。不管是哪一种可能，他的人生之旅里就没有后来的西行秦州同谷、南下四川湖北的坎坷经历了——如果这

些假设都成立的话，也许，唐诗的历史也得重写，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因为人生毕竟不能假设。

## 郁闷

再度考试失利的杜甫，迎来了他在长安城极其郁闷的一段时光。

这一次的打击带给他的痛苦，远比几年前在东京洛阳的失利来得刻骨铭心。回想洛阳之时，正是书生意气指点江山的青春年华，未获功名，却有着一颗漫游江湖的浪荡之心。人生就是这样，此一时彼一时，此时的杜甫是一个典型的谋官狂，很想一举成名，即使不如远祖杜预那样高高在上，至少也该像祖父杜审言一样，做一朝文官，天天侍奉在皇帝的身边。热切的期望与落魄的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之后，杜甫的心情几乎坏到了极点——当然，此时的杜甫还没有意识到他后来要走的路远比这次失利更加艰险难行！

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杜甫，时而向兄长们写诗发发牢骚，时而想去终南山寻一处隐居之地，过一种蓝田餐玉的逍遥生活；时而他又满怀信心地期待能够再有一次应试的机会，时而希望在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位能够鼎力援引他的高官。

总之，他心情的图景瞬息万变，飘忽不定，而这些也正是他极度郁闷的征兆。

而当时官至河南尹的高干子弟韦济，从家乡河南来长安任尚书左丞，似乎给他灰暗郁闷的心情带来了一丁点希望之光。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时刻关心他成长和发展的忘年之交。再说，偌大一个长安城本来就没有几个能为自己真心出力举荐的人，偏偏遇上了善举良才的韦济，既赏识他的诗艺才华，又乐意施举荐之劳，杜甫一下子兴奋了起来。然而，当韦济对他的极力举荐并没有取得丝毫进展之后，他内心的郁闷似乎更加浓重了，浓重得像是一片嵌在他心底的乌云，纵使有狂风暴雨也吹刮不散。他甚至开始恨透长安城了，觉着这里的人没有一点人情味，有情有义的只能算清清的渭河水了，至少在他孤单之极的时候，那清澈的水波还能够映照出他瘦削的影子来。

之后，杜甫有些赌气似地离开了长安，回到了陆浑山庄。

这个听起来有点气派的山庄，其实只是几眼窑洞而已。早在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从齐鲁一带漫游归来后，就在距偃师县城二十五里的首阳山下，挖了几孔窑洞住了下来。这也就是后来杜甫常常以“偃师故庐”、“尸乡土室”、“河南陆浑庄”、“土娄旧庄”命名的居所。他之所以在这里安家落户，是因为平生最敬仰的两位先祖——一位是他的13代祖、有着“杜武库”之称的西晋武将杜预，另一位是在唐代文坛与崔融等并称为“文章四友”的杜审言——都葬在首阳山下。这一次，杜甫的归来，看到的是一个穷得只能听见风声的家。这种情状让他坐卧不安，很快，他

又折回长安，开始以卖药为生。天宝八载（749）的冬天，他复返洛阳，小住数日后再次很快回到长安了。如此出出进进的往返不休，并不是杜甫在瞎折腾，而是他内心矛盾、挣扎和纠结的斗争过程。当然，中心问题是到底留在长安，还是另谋出路！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杜甫。

紧接着，他的第一个儿子宗文出生了，他身为县令的父亲也在这时候去世了。他的家庭人口虽然在总体的数量上是既增一人又减一人，没有任何变化，但在实质上却发生了天壤之别：一方面是父亲的病逝使他失去了一个有效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是儿子的出生又让他原本拮据的家庭多了一个支出。因此，杜甫的长安生活暂时失去了衣食之源，雪上加霜。这些具体到日常生活中的艰难，让他潜藏于内心的迷茫一点一点地扩散，以致不知道自己抬起来的双脚究竟该迈向何方。

无奈之际，他不得不重操旧业，放下一个书生的架子，放下曾经与达官贵人们酬唱相和觥筹交错的快意生活，开始卖药为生，在长安城继续着他的艰难生活。毕竟，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维系、照料。

也许，这是杜甫一生中家庭意识的首次觉醒。



## 向张垪求援

天宝九年（750）的长安城，一定有一个这样的夜晚：

诗人杜甫拖着疲惫至极的身躯，在苍茫暮色里穿过人流若织的街巷回到客栈时，因为白天的生意过于冷清而有些心灰意冷。这一夜，他失眠了。在吱呀作响的床上，杜甫辗转反侧，且一直在苦苦思索，我既有不凡的诗赋本事，又有一腔拳拳报国之心，怎么就会沦落到这等凄惨的地步呢？再说了，自己也不是平头老百姓的后代，好歹祖父在皇帝身边做过官，父亲也是一介县令呢，怎么就潦倒得像乞丐一样去上街卖药讨生活呢？

生性有点固执的杜甫越想越气愤，越气愤就越想不通。是夜，杜甫苦思冥想的结果是，决定再碰碰运气。

这一次，他想到了曾经与之有过交情的张垪。

现在的张垪，已不是过去与他交游时的张垪，而是唐玄宗最中意的女婿，而且以中书舍人的身份供职于翰林院，他手中执掌的权力可以大到在后宫里盖一间或者几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再说，他也是一个有背景的人物——他的父亲正是开元时代的著名宰相张说。所以，在杜甫看来，张垪绝非等闲之辈，很有可能会对自己施以援引。其实，此